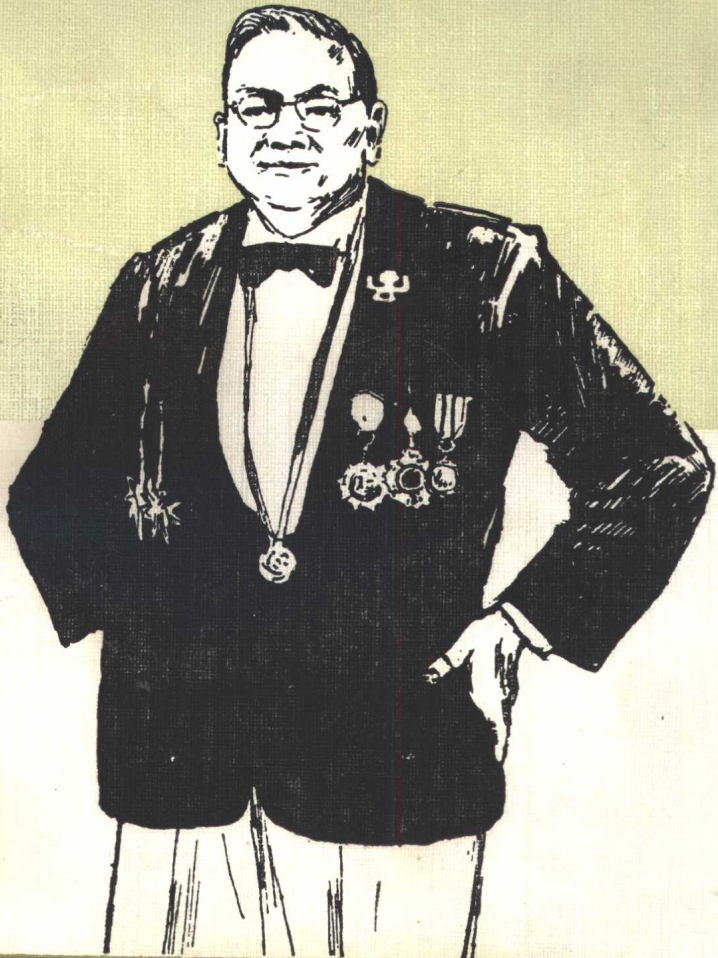


张永和 著

胡文虎



鹭江出版社

张永和著



胡文虎

鹭江出版社
1989年·厦门

胡文虎

张永和 著

*

鹭江出版社出版

(厦门市莲花新村观远里19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15.375印张 7插页 369千字

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 000

ISBN 7—80533—152—9
I·53 定价：5.40元

目 录

1. 风雨孟加拉湾	1
2. 父亲灵前	15
3. 闯荡在香港闹市	27
4. 维多利亚海滨之夜	42
5. 茫茫的阿拉干山	55
6. 在密林深处	65
7. 虎标万金油的诞生	77
8. 伦敦的谈判	88
9. 徘徊在仰光大街	104
10. 夏夜，星光闪烁	116
11. 郁达夫的专访	131
12. 射向永安堂的暗箭	142
13. 不速的女客	155
14. 假钞案	167
15. 心神自有“八卦”	180
16. 彩彩	198
17. 暹罗奇遇	212
18. “虎”“佛”之争	227
19. 浪涌马六甲	239

20. 喜游“虎豹寺”	254
21. 朱雀桥边	263
22. 《天方夜谭》的故乡	276
23. 超越御车案	290
24. 孙夫人请吃“爱国饭”	307
25. 花乡遇险	323
26. 故土情	337
27. 永远是中国虎	352
28. 春访重庆山城	365
29. 周公来到嘉陵村	378
30. 在日寇刺刀面前	393
31. 不速之客	406
32. 东京之行	419
33. 命遭厄运之时	435
34. 胜利的锣鼓	450
35. 沉思在夏威夷	468
后记——我和胡文虎	475

1. 风雨孟加拉湾

暮春。仰光。天空象漏了底似的，天天都在哗啦啦落雨。缅甸的雨季来到了。大金塔下，往日车水马龙的街道，如今冷冷清清。几只乌鸦张开黑色的翅膀，掠过五颜六色的雨伞、斗笠、雨帽，憩息在附近一幢高楼的广告架上，跳来跳去，吃惊地望着缓缓流动的人群。

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后生家，披着黄色油布雨衣，急匆匆地走在大街上，沉雷似的脚步声，惹得身边的行人一个个侧目而视。他浓眉大眼，气宇轩昂，四四方方的身材，宽宽大大的胸脯，远远望去，就象一座正在移动的花岗岩石雕。一转眼他走到克钦街的小茶馆前。茶馆里一位脸色象黑锅的勃欧族年轻女人，立刻从圆椅上站起来，闪动着富有诱惑力的大眼睛，故意摇晃着沉甸甸的宝塔形耳环，挺起高高隆起的胸脯，双手端上一杯香气袅袅的咖啡茶，一边微笑，一边轻声软气地说：“喝茶哪，先生！”

后生家不屑一顾，把手一挥：“德丹呢？”

女人有些失望地打量着这个来客：脸上略现怒容，满头乱发蓬松，眉毛象把黑剑，眼睛炯炯有神。似曾相识，又觉陌生。过了一会她才认出这人原来是自己丈夫的朋友，赶忙笑容可掬地

说：“哟！是阿虎大哥呀，好久不见啦！到哪儿赚大钱哩？请坐，请坐！”

这后生家就是仰光永安堂国药行的老板胡文虎。他掸一掸头发上的水珠，声音铜钟似的响着：“莫啰嗦，叫德丹出来！”

女人看他那生气的样子，敏感地意识到他又是来讨债的。为了让丈夫象前几回那样从后门溜掉，她便装做亲热的样子拉长声音，说：“阿虎哥呀，真不巧，他一大早不知窜到哪儿去啦……”

胡文虎脸色沉了下来，环顾这个装饰得颇为雅致的小茶馆，便在角落里一屁股坐下，隔着玻璃窗，看着窗外昏黄的天色，沮丧地说：“真怪，我来了三次都扑空。这回，我不见德丹一面，就在这儿过夜啦。”

女人正欲回话，竹楼梯响了，楼上走下一个头发卷曲的年轻的华缅混血儿。他热呼呼地拉着胡文虎的手，“阿虎哥，欢迎你在这儿过夜。上楼去。”

胡文虎鄙夷地说：“德丹，莫来这一套！”

“看你，见外了？”德丹拉着胡文虎的手不放，“快半年了，你连个影儿也见不到。趁这落雨天，我们好好聊聊。”

“我没米下锅了，聊个屁。”

“莫生气，有话慢慢讲。”

德丹是国药行的二盘商。胡文虎的父亲胡子钦在世时，他常来永安堂批发药品，再运到乡下去转手，有时一趟就可以赚得上千个卢比（缅币），因此两家关系比较密切，胡文虎与德丹也相处得不错。半年前胡文虎父亲去世，德丹就不到永安堂提货了，在胡文虎父亲手里欠下的债务也不来还。象德丹这般薄情寡义的有好几户，胡文虎有时气得恨不能一拳头砸死他们。他怪父亲心地过于善良，平日对那些人太宽容，把他们宠惯了。胡文虎跟他

父亲一样，历来对钱财看得没那么重，只要日子过得去，他是不会来讨债的。怎奈半年来，西药洪水猛兽般地兴起，对国药市场打击很大，永安堂业务每况愈下，胡家入不敷出，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今天一大早，母亲把父亲留下的一万多元债单交给他，叫他把债讨回来。文虎心里也早有一番打算。他一口气跑了十几个债户，一个个都很刁，有的连一杯开水也不给喝，就把他哄出店门。胡文虎穿街走巷，转了一天，只有一户还了150卢比。这一丁点儿的钱，还不够一家人糊一个月的口。父亲匆匆走了，哥哥文龙早逝，弟弟文豹年少，一家重担理所当然落在文虎的肩上。债钱讨不回来，他象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最后，他希望的目光落在债单的最后名字——德丹上。本来，他是不想找德丹的，向朋友索债讨钱是一件尴尬事。再说半年前他奉了父亲之命，来讨了三回债，都空手而归，更何况现在。但是眼下山穷水尽，又听说德丹最近发了一点小财，在父亲手上欠下的1200卢比，应该是拿得出来的，只好硬着头皮重找德丹。

这阵子德丹一个劲拉着他，他感到盛情难却，身不由己上楼去了。

没想到楼上别有洞天。用剪花纸糊贴的大厅上，吊着米黄色精巧的大宫灯，灯光微微颤动；紧闭的窗户，光滑的地板和低垂的蓝色天鹅绒幔帷，给人一种迷离恍惚的感觉。曾经踟躅于娱乐圈的胡文虎马上猜到这是什么场所了。他脱下雨衣，坐在用绸缎盖面的沙发上，接过德丹递来的英国“5 5 5”牌香烟，疑惑地问道：

“德丹，你改行了？”

“济扶病家，大慈大善，哪能改行呀？”德丹给文虎点燃香烟，诡谲地一笑。

胡文虎吐出一团烟圈，“为什么楼下卖咖啡，楼上开舞

厅？”

德丹眨眨眼皮，笑嘻嘻道：“单靠卖你家那么一点国药混得下去吗？！”

胡文虎一听，心上象又了压一块石头。国药买卖，确实是棘手的行当，自己再干下去，也是吉凶未卜啊。德丹这小子，倒有点小聪明，搞起多项经营来了，难怪他半年来一步也不到永安堂。

布屏后不时传来妖声怪气。他一眼瞥见一对对红男绿女勾肩搭背进进出出，心里想：雨季的街市冷冷清清，这楼阁却热热闹闹、红红火火。是嫉妒？是忿恨？他理不清自己的思绪，只觉得不能久留，便开门见山地说：

“德丹，我们是熟人，讲话就象袖里塞鼓槌，直来直去。今日登门，为的是问问家父手上的那笔款。”

“好说，好说。”德丹一迭连声，“阿虎哥，我早就想亲自送到府上呢，只是实在忙得不可开交。今天你来的正好，我还有件要紧事要同你商量呢。”

电话铃响了。德丹抓起话筒，直起身子，握握胡文虎的手，似乎有点歉疚地说：“你待一会儿，我马上就回来。”

德丹踩着竹楼梯，嗒嗒嗒地走了。

胡文虎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

大厅侧面的淡红色门帘窸窣一声掀开了，走出一个身材窈窕、脸色雪白的少女。她穿着浅绿色的百褶裙，一件柔软的薄如蝉翼的白衬衫，裹着丰满的胸部，微微上翘的乳峰隐约可见。她款款走来，轻轻地拉着胡文虎的手，忸怩地说：“胡先生，请到房间里坐吧。”

她说的是带有东京口音的中国话。显然，她来自日本。胡文

虎没防着有这么秀丽的少女突然出现在眼前，一时心慌意乱，脸红耳赤，讷讷地说：“请你让……让我静一静。”

“里面更静。”日本少女柔媚地一笑。那两片口红涂得过于浓艳的小巧的嘴唇，象两颗眩目的火星。胡文虎感到不安、焦灼，他怀疑这可能是德丹的圈套，猛地抽回自己的手：

“小姐，请不要打扰我。”

日本少女嘟着嘴巴，钻进了门帘。

胡文虎悄悄地深吸一口气。厅里冷不丁响起节奏强烈的音乐，文虎吓了一跳，惊魂甫定，一位丰满的浑身珠光宝气的少妇，象传说中下凡的仙女，翩翩降临在他身旁。

伴随着愈来愈亢奋的乐声，那少妇兀自旋舞起来。裙子犹如荷叶般舒展、飘扬、撩起，露出雪白、丰腴的大腿，不断地闪现红色的三角裤叉，仿佛象一团熊熊的烈火在燃烧。心事重重的胡文虎被焚烧得嘴干舌燥、坐立不宁。那少妇以为他在欣赏自己的舞姿，更加疯狂地旋转，简直如一只被抽打的陀螺。胡文虎竭力镇定自己的情绪，干脆头靠沙发闭上眼睛。一阵强烈的香风扑鼻而来，刺激得他心跳加剧，睁开眼皮，发现那少妇正搂着自己的胳膊。他从沙发上跳起来，吼了一声：“你干什么？”

少妇娇滴滴地说：“大哥，你嫌我跳得不好？”

他攥紧拳头在她眼前一晃：“当心我捶断你的腰骨，滚！”

这位缅甸少妇快快地退出去。一会儿，从门帘后边飘出一缕凄凉的歌声，在寂静的厅堂里缭绕、回荡：

月光光，
照四方，
金丰里，
泪汪汪。

松涛呼呼吸世道，
夜莺吱吱哭爹娘，
可怜阿爸过番去
一把骨头丢南洋……

圆润、悦耳的嗓子哼出了胡文虎十分熟悉的家乡的童谣，象一条长长的丝线，带着淡淡的忧愁，带着深沉的乡思，把这七尺男儿的一颗心房，拉回梦萦魂绕的童年，日思夜想的唐山故乡。一股凉意，冷飕飕地爬上他的脊背。他仿佛置身在红叶飘落的胡氏家庙，那花岗岩条石铺砌的九级半石阶，嵌着重重岁月的辙印，在凝聚不散的薄薄的香雾里，象一条巨大的虬曲多须的根，连着中川一块块梯田的脉，牵着马山冈一片片丛林的魂……

沿着挡墙雕壁的麒麟彩瓷，他似乎重新走进镌刻着“地据蛟潭胜，家传麟史风”对联的大门，轻轻地抚摸着182支圆柱，凝视着巧夺天工的雕梁画栋和那神台上从铁缘公传接下来的一排排列祖列宗灵牌。这里是胡氏家族寄托哀思的圣地，平日人迹罕到，显得有点肃穆阴森。

但是，出生在缅甸仰光的胡文虎，对远在唐山的这一座胡氏家庙，怀着千丝万缕、剪不断理还乱的感情啊！

1882年1月16日，胡文虎哇哇坠地。父亲胡子钦在红纸上写着：“父母命：文虎。众呼迪吉。”贴在正厅的祖宗神牌上。第二年文豹也来到人间。满月后，夫妻俩抱着两个孩子来到大金塔下，一位年过八旬的瞎子算命先生问了孩子的生辰，说道：

“荣华之命，不必算也。”

母亲李金碧急了：“老先生，你总得说个由来。”

算命先生念念有词，说：“虎豹问世在异域，蛟潭胜地耀古月。”

子钦晓得算命的规矩，只能心领意会，不可刨根掘底，就不再问了。他心里明白：这蛟潭胜地不就是指胡氏家庙的那一块风水宝地吗？他把一百个卢币放在算命先生的掌中，深鞠一躬，就径回永安堂，欣然挥毫写信回乡，请大哥诞琴到自家庙寺烧上一炷香火。

算命先生算出好命，却给双亲心灵上加重了负担。怎样把孩子抚养成真正的虎豹，成了这对夫妻牵肠挂肚的头等大事。两个孩子似乎很不争气，顽皮、贪玩，五、六岁就与左邻右舍的孩子结伙上街，还指挥他们打架。一天，兄弟俩在外头与孩子混战一场，头破血流，衣服也给撕破了，钮扣掉了两三颗，但因为打了胜仗，回到家里还嬉皮笑脸的。父亲一气之下，挥起长长的竹烟筒，把两个孩子毒打一顿。要不是母亲心疼，及时拉开兄弟俩，不晓得会被打成什么样子呢。

打这以后，文豹变乖了，文虎却依然如故。父母不准外出，他就在家里闹腾，不是打破玻璃，就是摔坏桌椅，一天也不安宁。文豹说：“哥哥，莫打闹，要学乖呀。”

文虎说：“怕什么。你不敢，我敢。”

文豹闪动着小眼珠，指着大厅祖宗神牌前的观音娘娘的塑像，不服气地说：“这个你敢动吗？”

“敢！”文虎说：“我还要带它去海里游泳呢。”

“你吹牛！”

“不信？你看吧！”

“爸爸会打死你的。”

“哈哈，妈妈会赏我哩。”

文豹知道，这尊观音塑像是父母亲最钦敬的神像，平日谁不小心动它一下都会招来一顿臭骂；哥哥要是真的带着它去游水，晚上一定有好戏可看的。文虎也晓得其中的利害关系。但他生性

要强，说出的话一定要做到。他叫弟弟到门口观风，趁父亲出诊、母亲上街买菜的间隙，抱着观音塑像往海边跑去……

父亲傍晚回家，一眼就发觉了观音塑象的“汗珠。”文豹经不起父亲几声怒吼，嗫嗫嚅嚅说出事情的底细，还说：“这件事情怪我。爸爸，莫打哥哥，你就打我吧。”

父亲怒不可遏，找来一根粗大的藤条，掌灯时分，厉声喝道：“文虎！”

文虎躲在门边，看到这势头，有点害怕，但是想到事情已经做了，只好硬着头皮怯生生地从门边走出来。

“阿虎，走过来！”父亲大声骂道：“你好大的胆，敢把观音娘娘弄到海里去！”

文虎战战兢兢：“爸爸，是我，是我……”

父亲啪的一响，挥起藤条，雨点似的落在文虎的身上。文虎咬着牙忍着痛，不吭一声。文豹却哇的一声，号啕大哭起来。母亲抢前几步，抢下父亲手中的藤条，对文虎说：“快向爸爸认错！”

文虎一滴泪也没掉，颤抖着声音说：“爸爸，是我，是我错的话，你就打我……”

“看你嘴还硬！”父亲从母亲手里夺回藤条，高高一举，手却软了下来。只见文虎昂着小脑袋，说：

“爸爸，我们天天要洗澡，为什么观音娘娘不能洗澡呢？我看到观音娘娘身上脏了，才带它到海里去洗一下……”

一家人的目光齐刷刷往上一望，果真不假，观音娘娘身上的尘灰洗净了，如出浴的美女，容光焕发，神采奕奕，微笑着，仿佛在感激文虎做了一件大慈大善的好事似的。父亲松开手，母亲乘机把藤条接走，丢进炉灶里，化作劈劈啪啪的一串响声。

一场风波，就这么戏剧性地结束了。晚上，当孩子们入睡

后，胡子饮用药水轻轻地涂着文虎身上的伤痕，眼睛慢慢湿润了。

文虎因为伤疼得厉害，没有睡着，他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

母亲说：“这孩子，灵得很，是条虎呀。”

父亲说：“就要看他恶虎还是善虎了。”

“那就得好生栽培。”

“送他回唐山金丰里吧。”

福建省永定县金丰里，是胡子饮的故乡。

母亲嘤嘤哭泣：“那边日子很苦啊……”

“苦一点有好处。”子饮理解妻子的心情，说：“让他回到胡氏祖家，在苦日子里练练德性，将来才有本钱做人哪。”

远处，海面上飘来几声汽笛，给这还在睡梦中的都市，悄悄传递着起航的信息。母亲却伏在父亲的肩上，抽泣着……

离开仰光时的情景，文虎渐渐淡忘了，但母亲那双哭肿的象熟透的桃子似的眼睛，却深印在他童年的记忆里。正是这双哭肿的眼睛，激励着他读私塾，放牛羊，做农事。在一千多个日日夜夜里，尝尽人间的凉炎，懂得世上的甜酸苦辣。他时常来到胡氏家庙，在“安定堂”里欣赏圯上受书、张良拾鞋、子牙弹琴等12幅精美的壁画；在“文武世家”里，默诵“开辟自前明五百年，岳秀山灵文武衣冠光上国；沿流及后嗣二十世，椒延瓜衍春秋姐豆记中川”的上祖名句；在长方形的大草坪上，他和孩子们一边爬着石桅竿，一边哼着“月光光，照四方”的童谣。这童谣在他孩提的心灵上，增添了许多生活的情趣，点燃了一束希望的光柱，照耀着漫漫的人生旅途……转眼，父亲来信了，他又要飘洋过海远走他乡，心里真是难分难舍。临行，他情不自禁地登上虎形山，采了一把洁白的山茶花，崇敬地献在铁缘公的灵前，痴痴

地位立着。

“虎仔，起身喽！”

抬起头，看到三四年来抚养他的诞琴伯父领着一群小兄弟、小妹妹，正佝偻着脊背，蹒跚、颠颠着走来，那满是皱纹的脸上，堆满殷切的期望和慈祥的笑容，文虎的视线模糊了。

“虎哥！”

“阿虎！”

“我们送你一程！”

孩子们亲热地围拢来，拉着文虎的手，一边嘻笑着，一边又唱起“月光光”的童谣：

月光光，
照四方，
唐人街，
夜茫茫。
人生就为一口气，
佛爷也争一炉香，
阿妈盼我快长大，
做个炎黄好儿郎。

……

……胡文虎信马由缰地想到这里，嘴里也不由自主地哼唱起来。当年与年迈的伯父、淳朴又热情的小伙伴依依惜别的情景，历历如在眼前。他纵情地放声唱着……

“胡先生，你唱得真好听！”

文虎定睛一看，一缕月光从天窗上洒落下来，照在那位苗条的姑娘身上。她头上的发髻松开了，带着自然的卷曲，莹莹发亮地飘向双肩，那浅色蓝士林的软缎旗袍，直曳到地。她亭亭玉立，衣袖飘然，如柳，如絮，如彩霞缝隙的一线蓝天。宛如玫瑰

花瓣似的薄薄的嘴唇里，正缓缓流淌出令人心醉的童谣：

月光光，
照四方，
金丰里，
泪汪汪……

“你，你也是金丰里人？”文虎眨眨睫毛，站了起来，用家乡客家话问道：“你是什么时候来南洋的？”

姑娘回答他的，还是那支缠绵、悱恻的童谣。她轻盈地扭动着阿娜的腰肢，一边唱着，一边翩翩起舞，仿佛她身上没有长着骨头，只是一团罩着旗袍的香软的肉。文虎一时呆住了，心底的春情被猛烈地撩动着。他控制不住自己，慢慢地潜进滚滚而来的情浪里，他也哼着童谣，跟着眼前这位姑娘，象儿时在故乡的草坪上皮球似的跳起来，手拉着手，旋转在他刚才还感到厌恶的舞厅里。姑娘那白皙的脸上，露出矜持的若有所思的微笑，浑身上下象磁铁似的，把文虎这个血气方刚的男子汉，紧紧地吸住。文虎魂颠魄倒，坠入五里雾中……

“你……”姑娘终于开了口，声音纯粹是低柔的金丰里客家腔，“阿虎哥，就在我房里过夜吧……”

文虎愣住了。大厅里没有一丝声音，只有从街上夜市里传来的小摊贩的几串叫卖声。文虎有点昏眩、有点睡意的目光和姑娘温情脉脉、秋波频频的目光对峙着。他感到心里正燃烧着一团火，烧得他嘴唇发干，烧得他脸上发烫，他觉得无地自容……

“嘻嘻……”姑娘媚笑了，张开双臂，紧紧拥抱着这个有点傻气的男人。她那富有弹性的胸脯、那坚挺的乳峰，贴紧文虎宽厚的胸肌，文虎却感到象针似地插入自己的心房。他突然想起父亲慈祥的遗容、母亲凄楚的哭泣、永安堂国药行萧疏冷落的店面，猛地推开怀里的姑娘。“德丹！德丹！”他歇斯底里呼喊，

奔下竹梯。

小茶馆响起一片慌乱、嘈杂的脚步声。

德丹迎面走来，在竹楼梯口问道：“怎么啦？”

文虎受辱似的大叫：“一千二，一千二卢比，快还我！”

倏地围来一群人。德丹黑脸膛的妻子冲上前来，用缅甸语大喊起来：“他过夜的钱没有给，他过夜的钱没有给！”

文虎如雷贯耳，正欲申辩。德丹猛地打了文虎一记耳光，吼道：“不识抬举的家伙！”

文虎来不及闪躲，一股鼻血涔涔淌下。他被激怒了，挥起右手，出一直拳，向对方击去。德丹一个闪躲，文虎扑了空。德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抱起文虎的支撑腿，重重摔倒在地。围观的人，大多是德丹雇佣的卖笑的舞女和嫖客，一个劲地为德丹鼓掌喝彩。

文虎一个翻身，立了起来，紧张地思考着对策。他原以为德丹是朋友，今日前来讨债，实在是迫于无奈，讨到讨不到钱都无所谓，反正人情留一线，日后好见面，哪料到这个华缅土生仔，使出美人计，诱他上钩；上不了钩，就大打出手。文虎咬咬牙，决定拿出在唐山家乡金丰里学到的功夫，采用拳击散打，来教训这忘恩负义的小子！只一个左侧勾拳，便狠狠打中德丹右脑，德丹右耳即时涌出鲜血。德丹也是练过泰国拳的人，只恼自己天生臂短，赶紧换成腿攻，一个侧踹踢在文虎侧胸。文虎乘德丹身体失去重心之机，以腿功反腿攻，轻轻一个勾腿，把对方绊倒在地。当德丹奋起与他缠抱时，文虎双拳一推，一脚踢中德丹腰部。为了不让德丹有喘息还手的空儿，他来个双手飞车，把对方按倒在地，左右开弓，暴风骤雨般的拳头揍得德丹满脸血迹、狗吠猪嚎。